

學術論文/報告系列（二十五）

Occasional Paper No.25

潮州隋唐宋代方志史輒考

ON THE HISTORY OF CHAOZHOU
GAZETTEERS OF THE SUI,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馬楚堅、賴志成 著

By Ma Chor-Kin, Lai Chi-Shing

學術論文/報告系列（二十五）

Occasional Paper No.25

潮州隋唐宋代方志史輶考

ON THE HISTORY OF CHAOZHOU
GAZETTEERS OF THE SUI,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馬楚堅、賴志成 著

By Ma Chor-Kin, Lai Chi-Shing



香港大學
饒宗頤學術館
Jao Tsung-I Petite Ecole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
學術論文/報告系列（二十五）

潮州隋唐宋代方志史輒考

馬楚堅、賴志成 著

© 馬楚堅、賴志成 2010

出版：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
(香港大學大學道2號2樓；電話：2241 5598)

印刷：藝印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柴灣安業街3號新藝工業大廈4樓D座)

版權所有，本刊物任何部分若未經版權持有人允許，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襲或翻印。

2010年12月

Jao Tsung-I Petite Ecole, HKU
Occasional Paper No. 25

On the History of Chaozhou Gazetteers of the Sui,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By Ma Chor-Kin, Lai Chi-Shing

© Ma Chor-Kin, Lai Chi-Shing 2010

Published by:

Jao Tsung-I Petite Ecole,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F, No.2 University Drive, Hong Kong; Tel: 2241 5598)

Printed by:

Standartprint Co. Ltd

(4D Sunview Industrial Building, 3 On Yip Street, Chaiwan, Hong Kong)

December 2010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in writing of the author.

ISBN 978-988-19783-2-5
Printed in Hong Kong

作者簡介

馬楚堅，香港大學哲學博士；河北工程大學中國文化講座教授暨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榮譽助理教授。研究領域為宋、明清史，譜族學、潮州學等。近著有《明清治亂與邊政》（1994）、《明清人物史事論析》（2000）、輯佚校勘《大忠集新編》（2008）、《宋季丞相年譜》（2010）、《譜系暨宋史事探索》（2010）等書籍；論文則有〈廣東十三行與中西文化發展之關係〉、〈兩宋潮州方志之史轍考索〉等百餘篇。

賴志成，香港大學教育碩士，香港浸會大學文學碩士。現任城市大學講師，國家《清史》文化纂修工程《典志組·交通志·驛遞篇》項目研究助理。著有〈全球化時代中儒家倫理觀和全球價值觀的衝突和融合〉、〈魏晉南北朝時期古漢語的字義、詞義和語法等文言表達方面的演化〉、〈古今資源與東莞鳳崗客僑文化之學術研究發展議〉、〈潮州僑批的來源及其社會功用〉等多篇論文。

About the Author

Ma Chor-Kin received his Doctor of Philosophy from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e is currently the Chair Professor of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Director of Research Centre of Chinese Culture, 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He is also the Honorary Assistant Professor of the School of Chinese,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but not limited to history of the Song, Ming-Qing Dynasties, genealogy and Chaozhou studies. He has published a number of books and contributed over 100 academic papers.

Lai Chi-Shing received his Master of Education from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d Master of Arts from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He is currently Lecturer of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With the authorship of various academic papers, he also serves as Advisor of the P.R.C. National Project “The History of Qing Dynasty” for the part “Decrees and Regulations in Transportation”.

內容提要

方志的體裁，源自周代，上自一國，下至州縣，每個朝代都盛世修志，將一統國土纂修為《總志》，或名《一統志》，或名《區宇圖志》、《郡縣圖志》、《括地志》、《開寶圖經》、《九域志》等不一，並敕命天下依期限纂修州邑的《志》、《圖經》送京師與職方，一以供中樞決策施政參考，一以供編纂《總志》之需。潮州為中國之一區域，故亦遵命而有所纂修《圖經》、《志》，惟以世變時移與戰亂所擾而散佚先輩之成稿成書，能傳世至今者有多少？至今學界尚未能作出一定的答案。筆者為此就所亟蒐資料與《永樂大典》所蘊，試予作初步研討，終得隋代一、唐二、北宋五、南宋十二部，共二十種的發展史轍，以備來者的開拓參考。

Abstract

Dated back to the Zhou Dynasty, the tradition of compiling *fangzhi*, or gazetteers, either vernacular or national, had been passed down to every dynasty in the Chinese history. Made upon imperial orders, the national compilations were named as *Zongzhi* (*Comprehensive Gazetteer*), or *Yitongzhi* (*Integrative Gazetteer*), *Quyu Tuzhi* (*Illustrated Gazetteer of the Empire*), *Junxian*

Tuzhi (*Illustrated Gazetteer of Shires and Counties*) and etc. Meanwhile, the (illustrated) gazetteers of provinces, prefectures, sub-prefectures and counties were compiled by local elites and were handed in to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here they were used for administrative purposes, but also for production of national gazetteers. Chaozhou, being within the sovereignty of China, had been releasing its own (illustrated) gazetteers through dynasties. However, the exact number of such works remains unknown to the academia, as many were lost due to warfare or other historical reasons. This study therefore aims to give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over the question, exploring through the great encyclopedia *Yongle Dadian* and other collected sources. The findings include: one gazetteer from the Sui Dynasty, two from the Tang, five from the Northern Song, and twelve from the Southern Song. The related history of the twenty gazetteers is also sorted and elucidated.

目 錄

第一節 引言.....	4
第二節 隋唐已佚志輶考	6
第三節 北宋已佚志輶考	13
第四節 南宋已佚志輶考	34
第五節 結論	106

第一節 引言

方志之體，昉自周制，歷代因之，上自一國，下迨州邑，皆以志為名；其方志之名，則又有別之為圖志、為圖經、為圖考、為圖說、為新志、為續志、為補編、為志補、為志稿、為乘、為書、為考、為記、為略、為錄者，其名目雖殊，其義則一也。

潮州，《禹貢》稱為揚州之域。¹然其開治，自有隋平陳改置於開皇十一年（591）始也。隋唐宋三朝甚重視志書之編修，且漸形成固定制度，唐宋君主皆有詔命州郡每三年、五年編造一次。而潮州隨其經濟之發展，及韓愈過化之後，儒道振傳，澤遺濱海，文化為之昌盛，人物英賢接踵輩出，而有「海濱鄒魯」之譽，²遂為修志事業提供基礎。然則邑之有志，始於何時？

惜中經歷代兵燹、天災人禍，致古志多燬佚，致令文獻無徵，世難知其詳，兩宋為中國方志發展特盛時

¹ [明]解縉等奉勅修：〈建置沿革〉，《永樂大典》卷五三四三（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8頁。按：為便於行文，書名偶簡作《大典》。

² [唐]李吉甫：〈嶺南道一·潮州〉，《元和郡縣圖志（下冊）》卷三四（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賀次君點校本），第894-895頁。

[宋]祝穆撰，祝洙增訂：〈潮州〉，《方輿勝覽（中冊）》卷三六（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施和金點校本），第644-645頁。

[明]郭子章：〈潮中雜紀〉，《潮州府志·潮中雜紀》（香港：潮州商會，1993年景印明萬曆本），卷一〈沿革考〉，第7-9頁；卷四〈韓公二祠沿革〉、〈韓江韓山韓木〉，第19-22、22-23頁。

[清]張介祺：〈序〉，[清]周碩勳：《潮州府志》卷首（潮州：潮州市地方志辦公室，2001年景印珠蘭書屋本），第3-5頁。

代，然吾潮於當時之發展如何？有多少志書之編纂，時至今日仍屬千古之謎，雖有先進時賢饒鍔、宗頤先生父子之《潮州藝文志》³，張國淦先生《中國古方志考》⁴，李默氏《廣東方志要錄》⁵，陳香白先生之〈永樂大典潮字號殘卷概說〉、〈潮州志考評〉⁶等仍難達諸考鏡源流，使世人知其一斑。擬就搜輯資料及經目史籍，及明初《永樂大典·潮字》所收文獻，予以探索隋代、唐代、兩宋方志編纂，從而反映此三個時代方志文化發展史輒之一個側面，或考訂，或作管中窺象，考鏡存真，使全境志書發展史輒得以微觀，包羅隋、唐、宋三代之概，將前所遺佚《志》名、纂修者、修或刻之時代，全予稽考排列，謬作二十一世紀前所見之總結焉。尚祈高雅君子不吝賜正為禱。

³ 饒鍔、饒宗頤：〈史部·地理類〉，《潮州藝文志》卷五，《嶺南學報》第四卷第四期（廣州：廣州私立嶺南大學，民國二十四年九月），第131-189頁。另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影印本，第131-189頁。

⁴ 張國淦：《中國古方志考》（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613-615頁。

⁵ 李默：《廣東方志要錄》（廣州：廣東省地方志編委會辦公室，1987年），第99-168頁。

⁶ 陳香白：《潮州文化述論選》（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3年），第1-13、34-49頁。

第二節 隋唐已佚志輒考

1. [隋] 佚名纂：《潮州記》 大業本 佚。

劉緯毅《漢唐方志輯佚》有著錄。⁷

考潮州之命名，為「隋平陳置潮州」⁸ 郡於開皇十一年（591）所始來。⁹ 唐初徐堅奉敕修前朝志書，成《初學記》，其卷八載「潮穴」、「泉山」條，引文注明出《潮州記》，¹⁰ 宋人《錦繡萬花谷》之類書亦有轉引。¹¹ 數者合而相稽，可知《潮州記》應為隋代所撰，惟撰者及卷數則失考。是則此當為潮州最古之志書焉。

所謂《記》，即始於兩漢而盛於兩晉南北朝之《地記》體裁，就清人王謨所輯佚南朝宋盛弘之《荊州記》

⁷ 劉緯毅：《漢唐方志輯佚》（北京：北京圖書出版社，1997年），第361頁。

⁸ [宋] 樂史：〈嶺南道二·潮州〉，《太平寰宇記》卷一五八（臺北：文海出版社，民國五十二年景印清嘉慶重校刊本），第383頁。

[宋] 歐陽忞：〈廣南東路·下潮州〉，《輿地廣記》卷三五（臺北：文海出版社，民國五十一年景印清曝書亭藏宋刻初本吳門上禮居重雕版），第619-620頁。

[宋] 王象之：〈廣南東路·潮州〉，《輿地紀勝》卷一〇〇（臺北：文海出版社，民國五十一年景印清咸豐間粵雅堂刻本），第569頁。

⁹ [唐] 李吉甫：〈潮州〉，《元和郡縣圖志》卷三四（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第895頁。

¹⁰ [唐] 徐堅：〈嶺南道第十一，敍事〉，《初學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八九〇冊（臺北：商務印書館，民國七十五年景印本），第137頁。

¹¹ [宋] 佚名撰：《錦繡萬花谷·後集》卷六，《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九二四冊，第561頁。

言，乃按州屬各地區分條載事，內容約分五類：一地理、二物產、三舊事、四古蹟、五神話及傳說，¹² 排比門類，縱貫古今。又唐陸廣微《吳地記》則內容約分十門：一史地沿革、二山川、三諸縣、四城池、五坊巷、六橋梁、七臺閣、八寺觀、九茶鹽酒諸稅錢、十墳墓。¹³ 據此，知此種體裁詳略不一，所載為一州疆域、山川、古蹟、人物、風土、經濟、神話與傳說，而未及政治、軍事、藝文，內容較簡單。隋《潮州記》今已因其佚而不知其概，然隋朝於前述兩個時代之間，則隋代《潮州記》之體裁與內容或可由此而推知其當亦如取材分類之取向。

按：《潮州記》，當為應大業初再詔撰全國總志——《區宇圖志》時為補已呈《圖志》之不足所修而奉上山川、城邑、物產土俗《記》。煬帝之重視修撰總《志》，《隋書·經籍志》地理類後記有云，曰：

隋大業中，普詔天下諸郡，條其風俗物產地圖，上于尚書。故隋代有《諸郡物產土俗記》一百三十一卷，《區宇圖志》一百二十九卷，《諸州圖經集》一百卷。其餘《記》、《注》甚眾。¹⁴

¹² [清]王謨：《漢唐地理書鈔》（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景印本），第379頁。

¹³ [唐]陸廣微：《吳地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五八七冊，第53-66頁。後附有佚名《後集》，第66-72頁。

¹⁴ [唐]魏徵等：《經籍志二》，《隋書》卷三三（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987-988頁。

唐儒顏師古所著《大業拾遺錄》亦曰：

大業之初，勅內史舍人竇威、起居舍人崔祖濬……等三十餘人撰《區宇圖志》一部五百餘卷，新成奏之。又著《丹陽郡風俗》，……全失修撰之意。帝不悅，遣內史舍人柳陸宣敕責威等，……各賜杖一頓。即日，敕追秘書學士十八人修十郡志，內史侍郎虞世基總檢。於是世基先命學士各序一郡風俗……，四人先成……以四序奏聞，……帝曰：「學士修書，頗得人意。」……付世基擇善用之。世基乃鈔吳郡序付諸頭，以為體式。及《圖志》第一副本新成，八百卷，奏之。帝以部秩太少，更遺子細，重修成一千二百卷，卷頭有圖，別造新樣，紙卷長二尺。叙山川，則卷首有山水圖；叙郡邑，則卷首有郡邑圖；叙城隍，則卷首有城隍公館圖；其圖上山水、城邑、題書及細字，並用歐陽肅書，即率更令詢之長子，工於草隸，為時所重。¹⁵

合上二文觀，知總志之修，竇威、崔祖濬一次，

¹⁵ [唐]顏師古：《大業拾遺錄》，見〔清〕王謨：《漢唐地理書鈔》，第206頁。

虞世基二次，共三次始成。虞氏，新¹⁶、舊¹⁷《唐書》作「虞茂」，《歷代書畫記》作「虞茂氏」¹⁸；書名亦簡曰《區宇圖》；卷數《隋書》作一百二十九，他書與《拾遺記》之數與之皆異，¹⁹不知是《拾遺記》舛筆衍載「千」字，或於唐時為人脫去「千」字，惜其書今已亡，難以檢校，故對《隋書》之卷數應作存疑觀為是。「茂氏」，乃虞氏字「茂世」之訛音，「茂」乃為「茂世」脫「世」之字。茂世博學有高才，為煬帝所重，「親禮逾厚，事典機密」²⁰，故得令其總檢《圖志》事。「區宇」之名，或出其〈講武賦〉「平壹區宇」句。²¹崔祖濬等初修於何時？考之其〈傳〉有：

五年，受詔與諸儒撰《區宇圖志》二百五十卷，奏之。帝不善之，更令虞世基、許善心行為六百

¹⁶ [宋]歐陽修：〈藝文志二〉，《新唐書》卷五八（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1503頁：「虞茂《區宇圖》一百二十八卷。」

¹⁷ [五代後晉]劉昫：〈經籍志上〉，《舊唐書》卷四六（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2015頁：「《區宇圖》一百二十八卷。虞茂撰。」

¹⁸ [唐]張彥遠：〈述古之秘畫珍圖〉，《歷代名畫記》卷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八一二冊，第314頁：「《區宇圖》一百二十八卷，每卷有圖。虞茂氏撰。」

¹⁹ [宋]歐陽修：〈藝文志二〉，《新唐書》卷五八，第1503頁。

[五代後晉]劉昫：〈經籍志上〉，《舊唐書》卷四六，第2015頁。

[唐]張彥遠：〈述古之祕畫珍圖〉，《歷代名畫記》卷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八一二冊，第314頁。

²⁰ [唐]魏徵等：〈虞世基傳〉，《隋書》卷六七，第1569-1574頁。

²¹ [唐]魏徵等：〈虞世基傳〉，《隋書》卷六七，第1569-1574頁。

卷。²²

據此卷數以校勘《拾遺記》，則該《志》之修，首次竇、崔等所撰「一部五百餘卷」應作「六百五十卷」，第二次虞氏等所撰「八百卷」應作「六百卷」，以此推，則《記》第三次「一千二百卷」之數當為定稿之數，且撰者顏師古為隋末名儒，唐初之人，領導文教之中央要員，內府秘藏多有寓目，故其所《記》或不無所據。又據上崔〈傳〉知初修時間為大業五年（609），則《潮州志》當在此年之後由地方官所修送呈中作第三次全國性圖志與圖經並作之需，是則，《潮州記》即為《隋書·經籍志》地理類後記所謂「其餘《記》、《注》甚眾」者中之一「《記》」也。

2. [唐] 佚名纂修：《潮陽舊圖經》 佚。
3. [唐] 佚名纂修：《潮陽圖經》 佚。

張國淦《中國古方志考》²³、劉緯毅《漢唐方志輯佚》²⁴有著錄。

考潮州郡，於唐天寶元年（742）為玄宗「改為潮

²² [唐] 魏徵等：〈崔廓傳·附子躡傳〉，《隋書》卷七七，第1755-1758頁。按：祖濬，崔頤之字。

²³ 張國淦：《中國古方志考》，第613頁。

²⁴ 劉緯毅：《漢唐方志輯佚》，第434-435頁。

陽郡」，至肅宗乾元元年（758）「復為潮州」，²⁵ 故潮州於盛唐後又有「潮陽」之稱。宋人王象之《輿地紀勝》於〈潮州·古跡〉「思韓堂」條注明出《潮陽舊圖經》。²⁶ 該條文句為唐人作，可推知為唐中葉後所纂圖經所收者。宋端平間潮州地方官員黃夢錫《潮州圖經·序》云：

潮有《圖經》，其來尚矣。昔昌黎文公將至韶石，貽詩於郡侯張端公曰：「願借《圖經》將入界，一逢佳處便開看。」則知諸郡《圖經》，唐已有之。參稽舊序，具言一經兵火散逸殆盡。²⁷

據此，知唐時已有《圖經》，《永樂大典》卷五三四三〈潮〉字，尚有不少處注曰《舊圖經》者，曰《潮陽舊圖經》者，二種既有異稱，為不同時代所修之版本之專稱，蓋《唐六典》所載，有三年或五年重修《圖經》送上京備用之例。此稱「舊」字，當為後世有重修《新圖經》之纂時所加於前，以示區別，是則原名應作《潮陽圖經》。惟為辨別其纂修先後之序次，仍其舊作列以區分，至若編纂時間及作者無考。

²⁵ [宋]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五八，第383頁。

²⁶ [宋] 王象之：「思韓堂」條，〈潮州·古跡〉，《輿地紀勝》卷一〇〇，第570頁。

²⁷ [明] 解縉等：〈十三肅·潮·潮州府〉，《永樂大典》卷五三四三，第49頁。

上二者，隋、唐、明、清以來正史、目錄學家書目及《廣東通志》、《潮州藝文志》不著錄，茲補以存考。